

星光
璀璨
03



纯白 皇冠

前篇

寒青
楚衣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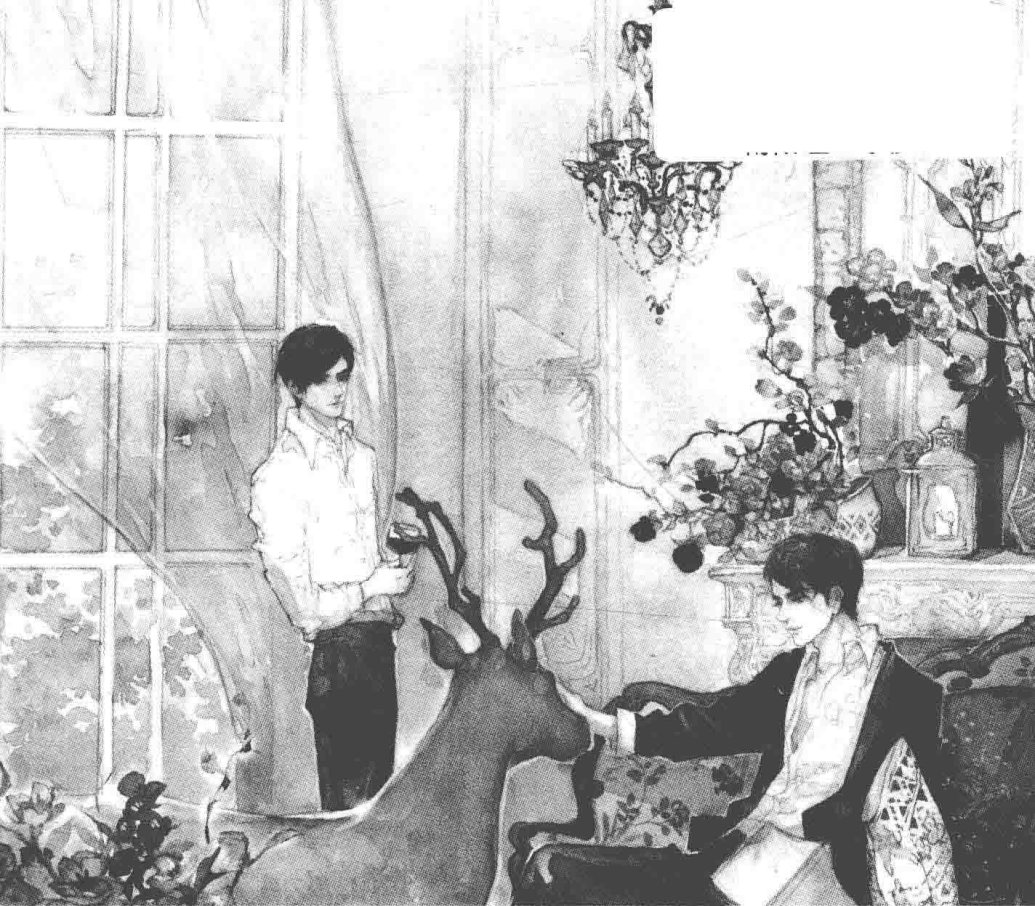
只要我在你眼前
我就知道我因何而存在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咪咕
阅读



纯白

寒青
楚衣

皇冠

前篇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纯白皇冠. 前篇 / 楚寒衣青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6.11
ISBN 978-7-221-13788-3

I. ①纯… II. ①楚…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87755号

纯白皇冠. 前篇

楚寒衣青 著

出版人 苏桦

出版统筹 陈继光

选题策划 大鱼文化

责任编辑 黄蕙心

特约编辑 伍利

装帧设计 刘艳 昆词

封面绘制 ENO(何何舞)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SOHO办公区A座,
邮编: 550081)

印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长沙黄花工业园三号 邮编410137)

开本 880×1230毫米 1/32

字数 266千字

印张 9

版次 2017年2月第1版

印次 2017年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1-13788-3

定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策划部0851-86828640

本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731-82755298



纯白皇冠

前篇

目 录

CONTENTS

002/ 第一章
梦想成真系统

018/ 第二章
天皇 or 粉丝

035/ 第三章
男神的可爱感

059/ 第四章
选择公司

072/ 第五章
追逐大作战

082/ 第六章
共情空间

102/ 第七章
新剧男一号

114/ 第八章
一夜爆红

前篇

CONTENTS

192/ 第十二章
灵丹妙药

卷首语

我喜欢的人就在眼前。
从过去到现在，他从弱小变成强大。
因为有梦想，所以我们愿意——
一直努力啊！





第一章

梦想成真系统

CHUNBAI
HUANGGUAN

金色的骄阳挂在天空的正上方，如丝絮如块垒的白云将天空切割成数不清的多边形，长久直视着上方的视线因为光线的直射变得花白，这样的花白之中，一条细细的黑线拽着尾巴在视网膜前划过，正是一只离群的飞鸟。

而迥异于这样自然的景色，一个机械的、虚幻的声音始终在江兴的脑海里重复：

[更新 99%……]

独自一人坐在旁边的江兴显得有些茫然，意识乃至身体都飘飘然找不到着落的地点。

他不由得下意识地抬起手按住额头，片刻后又用拇指与食指按揉鼻梁。从手指空隙中，他看见距离自己并不远的地方，场记、灯光师、摄像师、导演，以及穿着古装戏服的演员和道具，还有一条拉在两棵树中间，写着“热烈庆祝《无字经》开机拍摄万事大吉”的红底黄字长条幅，怎么看都是一个正儿八经的拍摄现场，是身为演员的他非常熟悉的地方。

可还是不对。江兴疑惑地想。

《无字经》的开拍是在他二十二岁的时候，他怎么会置身于二十二岁时候的片场？他明明正在参加电视节的颁奖典礼，他二十岁出道，演了二十二年的电视剧男配角，总算在四十二岁那一年拿到一个优秀男演员奖。哪怕这个奖项的含金量并不高，他也很高兴，在随后的宴会上多喝了两杯酒，然后……

然后？

江兴看着自己的双手有些发愣。

他面前的这双手白皙修长，保养良好，翻到掌心看，甚至没有一个老茧，一点都不像许多年后，自己那双因为拍摄各种各样的角色，而从指尖到指腹都是厚茧的手。

他又下意识地挥动了一下左胳膊。

在三十岁的时候，因为一次剧组人员的失误，他在距离地面两米高的地方，从威亚上掉下来，左手臂粉碎性骨折，足足养了半年才养好。虽说是养好了，可每次向着一个方向使力，还是会隐隐作痛……

现在，居然一点感觉都没有。

江兴按着自己的胳膊，心中越来越惊讶，连带着都浮现在脸上了。

他再一次看向不远处的横幅，又将视线转回到自己的身上，乱糟糟的脑海中，一个模糊的念头浮现出来，接着越来越清晰：

他这是回到了二十年前，从四十二岁，变成了二十二岁？

“江哥。”

旁边突然传来一声笑嘻嘻的呼唤，跟着江兴肩膀一重，被人拍了一下。

江兴的呼吸都顿了一下，他稍微调整了一下脸上的神态，转过头去，就见一个看起来有些面熟的人拿着两个一次性纸杯子站在自己面前：“江哥，喝水。”

“谢谢。”江兴道谢接过，端起来抿了一口，快速翻阅着脑海里的记忆，

试图找出站在自己面前的人的信息。

那人用微带羡慕的口气对江兴说：“江哥，准备得怎么样了？下一场就是你的戏了，这次男二的戏份不少吧？我听说张导挺看重你的，特意将电话打到老板那里，把你给提前约了下来。”

本来正在搜索记忆的江兴听见对方那句“下一场就是你的戏”的时候，心头微微一震，终于记起来最关键的事情了！

他立刻将目光调到片场中，只见拍摄现场正在拍摄的，正是开拍以来的第十二幕，也就是江兴此次饰演的角色，舒百川幼年时期结束前的最后一场戏。

（那一日大雨倾盆，漆黑的夜空中银蛇乱舞，随之而来的是连绵不绝的闷雷之声。小小的舒百川被舒夫人藏在柜子之中，惨叫与哀求之声并非薄薄的木板所能掩盖，透过那细细的缝隙，八岁的孩子握手成拳，目眦欲裂，只觉那飞溅的鲜血浊红了视线，灼伤了皮肤！）

剧组找来的童星在红铜色的矮柜中睁大眼睛捏紧拳头，身体前倾着，还剧烈地发着抖，牙齿也咬得咯咯作响，目光直直看向面前空地，就像那大片水泥地板就是自己的杀父仇人一样。

这样的表演已经足够了，张导在一旁满意地喊了过，说：“大家休息十分钟，道具组开始准备下一场户外戏！”

“江哥，到你了！”旁边看上去是龙套演员的人大呼小叫，看样子比江兴紧张得多。

片场之中，几道不悦的目光先后投射过来，在这里审视般地转了一圈后才依次收回去。

这个时候的江兴并没有精神再注意这些细枝末节。在刚才记起有关这部戏最重要的情况之后，江兴的心就一直往下沉。

他现在所接的这部电视剧是由一部同名武侠小说改编而成。

《无字经》中，他所饰演的舒百川作为第一反派，戏份从幼年一直到

成年，贯穿着全文始终。

这部早年的武侠小说之中，诸多事情的起源皆来自一本号称知尽天下万事万物的《无字经》之中，江湖之中早有谁得《无字经》，谁为天下尊的传言。

舒百川出身于武林世家，在他八岁的时候，家中因为卷入《无字经》之争，被蒙面人深夜灭门。舒百川作为幼子，被母亲藏身于衣柜之中躲过一劫。雷雨交加中，他看见父亲的义妹紫夫人对父亲吐露情思，并对母亲的尸身咒骂侮辱，狂笑之后扬长而去，至此认定紫夫人乃是家中灭门元凶。

十五年后，舒百川长大成人，对紫夫人的义子——男主夏霖穷追不舍，誓言要让对方尝尽自己十五年前失去一切的痛苦。

其实男主夏霖与女主孔若倩是一对欢喜冤家，舒百川为达目的，引诱孔若倩，却在中途被娇憨善良又大胆正义的孔若倩所吸引，数次动摇。但为了家仇与《无字经》，他终究不能放下仇恨，直到最终决战的时候，自夏霖身上的胎记发现，夏霖乃是本该在当年葬身火中却被紫夫人救出的同胞兄弟！

至此，真相大白，前尘纷扰，爱恨交织，舒百川与夏霖乃至江湖公义早已背道而驰。决战关头，舒百川与夏霖兵戎相见，最终被夏霖击败。舒百川落败之后，将一切说出，旋即跳落悬崖，生死不与尘世见。

这部电视剧剧本并不算很精彩，但男女主角的人设不错，男女主演也将主角性格演得入木三分，又因为有原著带来的市场效应，电视剧播出之后也算红了一段时间，两个主演的身价更是因此提高了一大截。

当年江兴作为剧组的男二，电视剧收视率高，身价当然也跟着往上涨了一小截。从公司上层到他自己都很高兴，他还雄心勃勃想要冲击主演——可是这部电视剧带来的所有好处就只体现在这一小截的身价上涨上了。

他的身价涨了，粉丝却没有涨。

他出道演的第一个电视剧角色，就是一个反派。《无字经》的导演觉

得他反派演得好，给了他第二个戏份更重的反派角色，让他怎么演前一个反派，就怎么演这一个反派……然后，观众乃至导演，都开始觉得“江兴就是一个反派演员”了。

他后来也在公司的安排下试镜过别的角色，但是身价过高，粉丝偏少，偏偏演技确实不怎么样，如果娱乐圈里也有水货的话，他应该就是那一个投资方与导演都讨厌的水货了。

江兴微微苦笑。

接着一年多快两年的时间里，他一边日夜不停地磨炼演技，一边放下身段，不停试镜着新的角色，总算摆脱掉被限制的反派戏路，重新开始。

但也就这样了。

新人与偶像所带来的新鲜感早在第一年过去的时候就没有了，两年的蹉跎，演技上来了，起步却又慢了。而他也确实不是那种有天赋的演员，只能一边继续练演技一边接戏，有些角色看好了，却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能拿到手；有些看好的角色拿到手了，但整部剧都不温不火。

做演员没有天赋，做人没有运气，所以到了四十二岁的时候，江兴也才拿了个业内安慰奖。

而就在电视剧颁奖典礼后的晚宴上，江兴感觉喉咙发紧，他一眨眼的时间，就从四十二岁回到了二十二岁，也就是他人生的转折点处。

上一次他没有准备好。

这一次呢？

现在，他准备好了没有？

[更新……]

[更新 99%……]

[更新 99%……]

更新？更新什么？

“你有没有听到什么人说话？”江兴下意识地问身旁的人，“什么更新百分之几的？”

“没有啊？”那人奇怪地说。

江兴以为是自己听错了，心不在焉地“嗯”了一声，也不再理会对方，垂下眼睛紧拧着眉快速翻动剧本，很快就翻到自己接下来要演的第一场戏。

这是舒百川家中被灭门十五年后，与男主夏霖和女主孔若倩的第一次相逢。

（……船翻之后，夏霖与孔若倩全身湿透，两人恼火不已，相互指责对方。正是这时，只听远处传来一缕渺渺仙音。

两人循声望去，便见芦蒿涛涛，绿竹猗猗，平湖连天开，天与湖交接处，一叶小舟踏金波而至。舟中之人一袭白衣飘飘，身姿如岸边青竹、崖上松柏。手持一管玉笛，那悠远之音，正由此而至。）

藏在脑海深处的记忆这时模模糊糊浮了上来，江兴极力思索着自己当初对这个角色的诠释，可惜十分钟的时间太短，他还没有想到多少，那边的张导已经喊了“演员就位”！

张导全名张志安，性格十分强硬，在拍戏的时候往往说一不二，尤其讨厌演员因为自身问题拖慢拍摄进度。这个习惯还是和他当年起步时，剧组常经费不足，总需要想尽一切办法来省钱时养成的。

但现在再想这些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江兴拳头里捏了一把汗，他站起来往湖边拴好了的小舟走去。他回来的时间简直太过巧合，哪怕只早上一天，他都能为这即将来拍的一场戏准备准备，将这个让自己演戏生涯转折的角色好好回想回想。

但现实却偏偏只有十分钟的时间！

仅仅十分钟的准备，他真的能准备好，能做好吗？

脑海中各种念头翻涌之间，江兴已经一脚踏到了船上。

那些纷扰的情绪就在这一刻猛地沉淀下去，多年来相比同侪甚至后辈都毫不出彩的江兴早就习惯尽全力去争取所有自己能拿到的戏份。

接过工作人员递来的道具的这一刻，他的神情已经变得从容沉着，配上白衣玉笛，仅一眨眼间，似乎已经隐约有了剧中舒百川的影子。

小舟被工作人员自后边用力一推，载着江兴缓缓滑入水中。

江兴手按着玉笛，深深吸气，脑中飞快指挥着身体摆出各种各样符合人物设定的细节：嘴角浮出似乎漫不经心又似乎温文尔雅的微笑，两只脚微微外八，添了几分随性与霸气的站姿……在脚下小舟即将顺水流滑出竹林进入摄像头范围的时候，他双手抬起，将玉笛横放在唇边……

就在玉笛的冰凉触碰到嘴唇的同一时间，极为明显的“嘀——”的一声机械音在江兴脑海里响起，紧跟着，一个冷冰冰的声音说：

[更新 100%。]

[“梦想成真辅助系统”准备完成，“梦想成真辅助系统”正式开启！] 什么？！

江兴刚刚因为突然出现在脑海中再清晰不过的声音惊得目瞪口呆，就感觉自己被一只凭空伸出的看不见的大手拽住，视线范围里的一切景色都开始拉长并扭曲，消散又重聚。一晃眼之后，他发现自己周围的景物都被重塑，自己再一次置身于片场。

不，这不是片场，这里没有摄像头，没有人工布置的痕迹。

而是一个小说中所描述出的，芦苇涛涛、绿竹猗猗那样宁静幽远的世外桃源！

江兴瞠目结舌，但这还不止。

之前的声音维持着冷冰冰的语调，继续在说：

[共情程序运行开始，测量宿主精神能量。]

[测量完毕，测量宿主最高精神为正常，支持程序运行三分钟。]

[共情程序正式运行。]

最后一个字落下的时候，一阵水声突然出现在江兴的耳边，湖水潺潺流动，竹叶飒飒作响，还有夹在风里头的男女争吵声。

女音说：“要不是你……我怎么会……”

男音说：“说得好像你刚才在那条船上没有动手似的……唯女子与小
人难养也……”

女音简直气极抓狂：“夏霖！”

这是《无字经》中的夏霖和孔若倩！

江兴以为自己这个时候会惊讶，但事实上，他发现自己其实正漫不经心、不以为然……而这些情绪底下，又还有一道冰冷之意始终在心底流淌。

好像有什么隐秘而恶毒的东西，在他心里发出吃吃的冷笑声。

太多残酷的念头在他脑海里打转了。

隔着一丛疏竹，那两人吵得正欢，他侧耳听了许久，终于淡然一笑，手指抚过掌中玉笛，一振衣袖，长笛便抵在嘴角。

而后，慢条斯理的笛音就响了起来，曲音悠长、愉快，却又缠绵，一如他此刻的内心。

笛音里，小舟一跃出了竹林与芦蒿，几人见面。

他淡淡而笑，温文有礼地寒暄，淡然自若地交流，慢条斯理地将心中的野兽压制、掩藏、粉饰……一直等到最适合的时候，才打开笼子，饱饮鲜血与绝望。

他是衔恨而来的亡者。

他是毁灭一切的归人。

他是舒百川！

[时间到。]

冷冰冰的声音再一次毫无征兆地响起来。

短暂的失重叫江兴从恍惚之中惊醒过来，他身体一僵，反射性地小幅

度转头看了看周围，发现自己依旧待在片场之中，周围满是拥挤的工作人员，拍摄器材也全摆在它们该在的位置。

刚才发生了什么？脑海里突然出现的声音是什么？他所体会到的又是什么？

江兴现在一肚子的疑问，但相较于这些疑问，他还感觉到了另一种极端的兴奋！

这样的兴奋几乎化为一把烈火，从他体内直接烧起来，将流淌在他血管里的血液都给烧得沸腾了。

他知道待会儿要怎么演了！他知道怎样做才能最好地诠释舒百川了！他几乎迫不及待，他从来没有过这样感同身受地了解任何一个自己所饰演的人物！

江兴激动地捏紧了拳头，却不过一瞬就自然而然地松开了。

他保持着刚才两脚微张，与肩平齐的姿势。这样的姿势由他做起来十分自然放松，但其表现姿态却又叫人感觉如松竹挺拔，正适合舒百川的身份。

他漫不经心地一振衣袖，宽大的袖摆便在空中划出一个完美的半圆，他的玉笛已经横到唇边，薄唇轻抵，眼皮微垂，便是活脱脱的浊世佳公子，翩翩少年郎。

须臾，江兴转向镜头，扬唇一笑。

导演张志安在一旁看着这一场戏的拍摄。

看到江兴出场的时候，他先是一怔，接着就自导演椅上直了直身体，神情惊讶起来。

这年头拍电视剧拍电影，真正决定一切的不是导演，是制片人。导演只要考虑怎么把片子拍好；制片人呢，考虑的就多了，比如怎么拉来投资啦、怎么平衡各投资方之间的关系啦、怎么完成每一个投资方的要求、怎么达成最终的赚钱的目等等。

舒百川的饰演者江兴，对于张志安来说，就是投资方的要求之一。

一个新生代的偶像，脸蛋还行但演技平平，不过好歹有一张脸蛋能看，出道不久对观众而言也还算新鲜，这就是张志安对于江兴的全部印象。

总之马马虎虎吧，没什么好期待的，但也不至于被恶心到，在几个选择之中这个也算是矮个之中拔高个，蚂蚁群中做将军了。

有了这个心理基础，张志安便还算和颜悦色地指导了江兴按照之前的水平与思路演。前后两个角色都是反派，反派总有共通之处，演员好掌握方向，剧组的拍摄也能够进行得顺利点。

正是因为怀抱着这样的念头，张志安真就没有想到，这个小演员的第一场戏刚一露面，就透出了一些很不一样的精气神来。

他顿时关注起来，再往下看，看见场中江兴已经和男女主角对上了戏。

江兴已乘舟到湖中央。

但微垂眼睑吹笛的江兴却并没有立刻表现出见着两个落水之人的惊讶。他侧着脸，白皙修长的手指按住笛孔，原本敛下的目光朝前浅浅一掠，似有情似无情，便这样自落水的两人身上掠过，那边站着的活生生的两人便似与草木虫鸟无异，不值一顾。

好样的，这贵公子的气派！

张志安在心里喝了一声彩。

但这样的漫不经心并未持续多久，只不过几个呼吸之后，江兴的目光再次扫过两人。这一回，他似乎意识到自己刚才看见了什么，先是微睁双目，一转眼又言笑晏晏：

“春寒料峭，两位不妨先上船来。”

他不待那湖心中的两个人说话，收起玉笛，欣然邀约：“我在此小住月余，住所便在不远之处。二位不若随在下一道过去，换身衣服再叙一二？”

说完之后，他面带微笑地等待着湖上两人的回答，不多时似等到了答案，

位置转换间，唇边的笑容一下子变得阴森扭曲。

这一个转换是正对着镜头来的，坐在摄像机前的张志安感觉这个表情扑面而来，他一时还真有点看呆了。

江中一幕还在继续，江兴扬声说：“不远，我在前头带路，两位跟好。”

言罢，他转身往前带路，就在这转过身的一瞬间，他双手自然地背在身后，下巴微抬，目光定定地停留在前方天空之处。

须臾，他眼睛一眯，笑容加深，温和一点一点地变作了意味深长。

张志安在摄像机旁一直看到这最后时刻，本提起来的心登时卡在半中央，这不上不下的，有一种猫挠心肝、隔靴搔痒的着急感。

他暗自琢磨片刻，心里就有点惋惜，但这已经是一上午拍到现在难得的出彩镜头了，因此还是用力一拍大腿，大声说：“好，这条过了！”

说话的同时，他忍不住自己的激动，又有些疑惑地想到：这小家伙，之前明明演技糙得不行，怎么才没几天时间，忽然就这么开窍了？

江兴带着沮丧从小船上走下来的时候，浑身都有点脱力。

他没有在周围发现自己的助理，倒是有几个跑龙套的凑到跟前来套个近乎。

江兴保持着礼貌的微笑，快步朝湖岸旁边空着的椅子走去。

他走得已经算快了，可显然背后那些小小的声音更快，几乎在他刚刚迈出人群的时候，那些声音就钻入他的耳朵里：

“这还不是个腕儿呢，就开始耍大牌不理人了……”

江兴目不斜视，几步走到长椅上坐下，等身体有了支撑物支撑，全身上下此起彼伏地叫嚣着疲惫的细胞们总算消停了些。

他按了一下有些晕眩的脑袋，长吁出一口气后，才感觉自己浑身上下都凉飕飕的，又黏得难受，再伸手摸了一把后颈，摸出了一手的汗。

生理上的不适也就算了，拍了这么多年的戏，江兴早就习惯了，累一